

尼采文集



尼采文集
(查拉斯图拉 卷)

王贵州 编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(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)

武威市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18.60 字数: 38.5万

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000

ISBN 7-225-01126-X/B·13

全三卷定价: 54.00(分卷: 18.00元)

目 录

序 言	王岳川(1)
查拉斯图拉如是说(1883—1885)	(1)
论道德的谱系(1886)	(201)
瓦格纳事件(1888)	(259)
偶像的黄昏(1889)	(303)
附 录	(389)
尼采年谱	(391)
尼采主要著作(中外文版)	(394)
后记	(397)

查拉斯图拉如是说

1883

|

1885

序 篇

—

查拉斯图拉三十岁的时候，他离开了他的故乡和故乡之湖，而去住在山上。他在那里保真养晦，毫不厌倦地过了十年。——可是，他的内心到底有了转变。一天早晨，他黎明时起身，而对着太阳说：

“啊，你，伟大的星球啊！假若你没有被你照耀的人们，你的幸福何在呢？”

十年来，你每天向我的山洞走来：假若没有我，和我的鹰与蛇，你会厌倦于你自己的光明和这条旧路罢。

但是，每天早晨，我们等候着你，我们取得了你的多余的光明，因此我们祝福你。

看啊！我像积蜜太多的蜂儿一样，对于我的智慧已经厌倦了；我需要伸出来领受这智慧的手。

愿意赠送与布散我的智慧，直到聪明的人们会再因为自己的疯狂而喜欢，穷困的人们会再因为自己的财富而欢喜。

因此，我应当降到最深处去：好像夜间你走到海后边，把光明送到下面的世界去一样。啊，恩惠无边的星球啊！

我要像你一样地‘下山’去，我将要去的人间是这样称呼这件事的。

祝福我罢，你这平静的眼睛能够不妒忌一个无量的幸福！

祝福这将溢的杯儿罢！使这水呈金色流泛出来，把你的祝福的回光送到任何地方去罢！看呵，这杯儿又会变成空的，查拉斯图拉又会再做人了。”——查拉斯图拉之下山如是开始。

二

查拉斯图拉独自从山上下来，任何人都会遇见他。可是当他走进森林里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一个老者站在他的前面，这老者是离开了他的神圣的茅舍，来到森林里寻找树根的。他向查拉斯图拉说：

“这个旅行者，我与他有一面之缘：很多年以前，他曾经过这里。他的名字是查拉斯图拉；但是他现在改变了。

那时候你把你的灰搬到山上去；现在你要把你的火带到谷里去吗？你不怕挨‘放火犯’的惩罚吗？

不错，我认出这是查拉斯图拉。他的眼睛是纯洁的，他的双唇不显露什么厌恶。他不是正像一个跳舞者似地前进着吗？

查拉斯图拉是改变了；他变成了一个孩子；查拉斯图拉已是一个醒觉者了：你现在要到睡着的人群里去做什么呢？

唉，你现在竟想登陆了吗？唉，你生活在孤独里时，像在海里一样，海载着你。你又想拖着你的躯壳这重负吗？”

查拉斯图拉答道：“我爱人类。”

“我为什么，”这圣哲说，“逃跑到这森林里与孤独里来了呢？不正是因为我曾太爱人类吗？

现在我爱上帝；我不爱人类。我觉得人是一个太不完全的物件。人类之爱很可以毁灭了我。”

“什么也不要给他们罢！”这圣哲说。“你毋宁取去他们一点负担，而替他们捐着——只要你高兴这样，他们自然是欢喜不过了。

即令你想赠与，别给他们多于赏给乞丐的布施；并且让他们向你请求罢。”

“不，”查拉斯图拉答道，“我不布施什么，我并不穷得如此。”

这圣哲开始笑查拉斯图拉了，他说：“那么，你尝试使他们接受你的宝物罢！他们不信任孤独者，也不信任我们是来赠与的。

在他们耳里，我们的走在街上的足音，响得太孤独了。好像他们夜间躺在床上，听到一个人在日出以前走路一样，他们自问着：这窃贼往哪里去呢？

不要到人群里去，留在森林里罢！毋宁回到兽群里去罢！熊归熊群，鸟归鸟群，——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一样呢？”

“在森林里，圣哲干什么事呢？”查拉斯图拉问。

这圣哲答道：“我制作颂诗而歌唱它们。当我制曲时，我笑、我哭、我低吟：我这样赞美上帝。

我用歌唱、哭、笑和低吟，赞美我的上帝。可是你带了什么礼物给我们呢？”

查拉斯图拉听完了这些话，他向这圣哲行礼道：“我能够给你们什么礼物呢？请让我快点走罢，那么，我就不会拿去你什么东西了！”于是他俩——这圣哲和这旅行者，互相告别，笑得和两个孩子一样。

查拉斯图拉独自走着，他向自己的心说：“这难道可能吗？这老圣哲在他的森林里，还不曾听说上帝已经死了！”

三

查拉斯图拉走到了一个最近的靠着森林的城市。发现市场上集着许多人：因为有人预告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走软索者的献技。于是查拉斯图拉向群众说：

“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。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。你们曾作怎样的努力去超越他呢？”

直到现在，一切生物都创造了高出于自己的种类，难道你们愿意做这大潮流的回浪，难道你们愿意返于兽类，不肯超越人类吗？

猿猴之于人是什么？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。人之于超人也应如此：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。

你们跑完了由虫到人的长途，但是在许多方面你们还是虫。从前你们是猿猴，便是现在，人比任何猿猴还像猿猴些。

你们中间最聪明的，也仅是一个植物与妖怪之矛盾和混种。但是我是教你们变成植物或妖怪吗？

现在，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！

超人是大地之意义。让你们的意志说：超人必是大地之意义

罢！

兄弟们，我祈求着：忠实于大地罢，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的希望的人！无论有意地或无意地，他们是施毒者。

他们是生命之轻蔑者，将死者，他们自己也是中毒者。大地已经厌恶他们；让他们去罢！

从前侮辱上帝是最大的亵渎；现在上帝死了，因之上帝之亵渎者也死了。现在最可怕的是亵渎大地，是敬重‘不可知’的心高于大地的意义！

从前灵魂轻蔑肉体，这种轻蔑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高尚的事：——灵魂要肉体丑瘦而饥饿。它以为这样便可以逃避肉体，同时也逃避了大地。

啊，这灵魂自己还更丑瘦些，饥饿些；残忍也是它的淫乐！

但是，你们兄弟们请讲，你们的肉体表现你们的灵魂是怎样的呢？你们的灵魂是不是贫乏、污秽与可怜的自满呢？

真的，人是一条不洁的河。我们要是大海，才能接受一条不洁的河而不致自污。

现在，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：他便是这大海；你们的大轻蔑可以沉没在它的怀里。

你们能体验到的最伟大的事是什么呢？那便是大轻蔑之时刻。那时候，你们的幸福，使你们觉得讨厌，你们的理智与道德也是一样。

那时候，你们说：‘我的幸福值什么！它是贫乏、污秽与可怜的自满。可是我的幸福正应当使生存有意义的！’

那时候，你们说：‘我的理智值什么！它是否渴求知识像狮子贪爱捕获物一样呢？它是贫乏、污秽与可怜的自满！’

那时候，你们说：‘我的道德值什么！它还不曾使我狂热过。我是怎样地疲倦于我的善于恶呵！这一切都是贫乏、污秽与可怜的自满！’

那时候，你们说：‘我的正义值什么！我不觉得我是火焰与炭。但是正直者应当是火焰与炭的！’

那时候，你们说：‘我的怜悯值什么！怜悯不是那钉死爱人类者的十字架吗？但是我的怜悯不是一个十字架刑。’

你们已经这样说过了吗？你们已经这样喊过了吗？唉！我何以不曾听到你们这样喊叫呢！

这不是你们的罪恶，而是你们的节制，向天呼喊；你们对于罪恶的厌恶向天呼喊！

那将用舌头舔你们的闪电何在？那应当给你们注射的疯狂又何在？

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：他便是这闪电，这疯狂！”——

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这些话，群众中的一个人叫道：“我们听够了那个走软索者了，让我们看看他罢。”于是群众都笑查拉斯图拉。而走软索者以为大家要求他出场，便开始献技。

四

但是查拉斯图拉看着群众，觉得很惊奇。于是他又说：

“人类是一根系在兽与超人间的软索——一根悬在深谷上的软索。

往彼端去是危险的，停在半途是危险的，向后瞻望也是危险的，战栗或不前进，都是危险的。

人类之伟大处，正在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。人类之可爱处，正在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。

我爱那些只知道为没落而生活的人。因为他们是跨过桥者。我爱那些大轻蔑者。因为他们是大崇拜者，射向彼岸的渴望之箭。

我爱那些人，他们不先向星外找寻某种理由去没落去作牺牲，却为大地牺牲，使大地有一日能属于超人。

我爱那为建筑超人的住宅，为预备好大地和动植物给超人而工作而发明的人。这样，他追求着自己的没落。

我爱那珍爱自己的道德的人：因为道德是没落之意志和一枝渴望的箭。

我爱那个人，他不保留精神的任何一部分给自己，而欲整个地成为他的道德的精神：这样，他精神上跨过桥。

我爱那使自己的道德成为自己的倾向和命运的人：这样，他

可以为着他的道德，或生或死。

我爱那不愿有多种道德的人。一种道德胜于两种道德，因为那种道德更是悬着命运的纽结。

我爱那浪费灵魂的、不受谢也不致谢的人：因为他常常给予，什么也不私存。

我爱那个人，他看见骰子有利于他而怀惭，而他自问：我是一个作弊的赌博者吗？——因为他愿意死灭。

我爱那嘉言先于行为、实践多于允诺的人：因为他追求着他的没落。

我爱那使未来的人生活有意义，而拯救过去者的人：他愿意为现在的人死灭。

我爱那惩罚上帝的人：因为他爱上帝；因为他要因神怒而死灭。

我爱那个人，他便在受伤时灵魂还是深邃的，而一个小冒险可以使他死灭：这样，他将毫不迟疑过桥。

我爱那因灵魂过满而忘己而万物皆备于其身的人：这样，万物成为他的没落。

我爱那精神与心两俱自由的人：这样，他的头仅是他的心之内脏；但是他的心使他没落。

我爱那些人，他们象沉重雨点，一颗一颗地从高悬在天上的黑云下降：它们预告着闪电的到来，而如预告者似地死灭。

看罢，我是一个闪电的预告者，一颗自云中降下的重雨点：但是这闪电便是超人。”

五

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这些话，他看着群众沉默起来。“他们站在那里，”他向自己的心说：“他们现在开始笑了：他们全不了解我；我的舌与他们的耳朵太不对劲了。

难道先要撕去他们耳朵，而使他们学着用眼睛听话吗？难道要喧哗得像饶铍与斋戒节的牧师一样吗？或者他们只相信口吃者罢？

他们有一件自觉可炫之物。他们怎样称这使他们自炫之物呢？——他们称它为文明；这个使 they 与牧羊者相异。

所以他们不愿听到‘轻蔑’这个字被用在他们身上。我应当诉诸他们的骄傲。

我将向他们讲说最可轻蔑之物，那便是‘最后的人’！”

于是查拉斯图拉开始向群众说：

“人类给自己决定目的的时候到了。人类栽种最高希望之芽的时候到了。

现在土壤还相当地肥沃。但是有一天，它会变成不毛的瘠地，任何大树不能在上面成长。

不幸呵！人类不再把他的渴望之箭掷过人类去的时候近了！人类的弓弦不再能颤动的时候近了！

我向你们说：你们得有一个混沌，才能产生一个跳舞的星。我向你们说：你们还有一个混沌。

不幸呵！人类不再产生星球的时候近了。不幸呵！最可轻蔑的人的时候近了，他会不知道轻蔑自己。

现在我把‘最后的人’给你们看。

‘爱情是什么？创造是什么？渴望是什么、星球是什么？’——最后的人如是问，而眼睛一开一闭着。

那时候，大地会变得更小些，最后的人在它上面跳跃着；他使一切变小。他的族类和跳蚤一样地不可断绝；同时他也生活得最久。

‘我们发现了幸福。’——最后的人说，而眼睛一开一闭着。

他们抛弃了难于生活的地带；因为他们需要热。他们还爱邻人，和邻人摩擦着；因为他们需要热。

他们把病倒和怀疑当成罪恶；他们谨慎地前进。走在石上与人上而跌倒的，该是疯子罢！

他们随时随地吃一点毒药；给自己许多美梦。最后却吃得更多些，而惬意地死去。

他们还工作着，因为工作是一种消遣。但他们小心翼翼地不使消遣损伤自己的身体。他们不再变富些或穷些，这是两件费力的事情。谁还愿意统治呢？谁又愿意服从呢？这也是两件费力

的事情。

这样，仅有一群羊，而没有牧羊者！大家平等，大家的希望一致；谁有别的情感，便是甘心进疯人院。

‘从前的人都是病狂的。’——他们中间的狡狴者说，而眼睛一开一闭着。

他们是聪明的，知道一切发生的事情；这样，他们不断地互相讥讽着。他们偶尔争执，但立刻言归于好，——唯恐损伤了自己的胃。

他们昼间有他们的小快乐，夜里亦是如此；但是他们十分地珍护健康。

‘我们发现了幸福。’——最后的人说，而眼睛一开一闪着。——”

查拉斯图拉第一次说教，被称为序篇的终止于此；因为这时候群众的呼喊与欢乐阻断了它。“啊，查拉斯图拉，把最后的人给我们罢，”——他们叫道，——“把我们做成最后的人罢！我们把超人壁还给你！”群众转舌作声地狂叫起来。但是查拉斯图拉却忧郁地向自己的心说：

“他们全不了解我：我的舌与他们的耳朵太不对劲了。

无疑地我在山上生活得太久了；我惯听树木之呼啸与溪涧之潺湲；我现在向他们讲话，还和向牧羊者攀谈一样。

我的灵魂平静得、光明得和旭日下的山一样。但他们当我是冷心肠和一个说刻薄话的讥讽者。

他们是怎样地看着我笑呵；他们的笑里有怨恨；他们笑里有冰霜。”

六

但是，这时候，大家的视听都集中于—件新发生的事情上。因为这时候走软索者正开始他的表演：他从小门出来，在软索上走着。这软索是系于两塔间，张在市场和群众上面的。当他走到软索中点的时候，小门又开了，跳出一个彩衣的丑角似的少年，这少年用迅速的步武，跟随着第一个人前进，“快点罢，跛

子，”少年的可怕的声音喊着，“前进！懒骨，偷路者，灰白的面容！不要让我用脚使你发痒罢！你在软索上做什么？你是应当被关闭在塔里的；你挡住了本领较高者的去路！”——他每说一个字，便更迫近些。当他隔走软索者仅只一步时，便发生了那集中全场视听的事情：——这丑角鬼似地叫了一声，从那碍着路的走软索者之头上跃过。这走软索者看见敌手胜利，立刻昏乱起来：他的脚踩了空，平衡棍溜出了他的掌握；他手足乱舞地很快地倒向地下去。市场里的群众，便像大风雨时的海；他们无秩序地乱逃着，尤其是走软索者的身体将堕下的地方。

但是查拉斯图拉却很镇静的，那身体恰堕在他旁边，面目模糊，四肢不全，可是还有一丝气息。过了一会，走软索者清醒过来，他看见查拉斯图拉跪着。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终于发言了，“我早就知道魔鬼会赏我一钩腿的，现在他正拖我到地狱去：你要阻止他吗？”

“朋友，请以我的荣誉为誓，”查拉斯图拉答道：“你说的一切都不存在：没有魔鬼，也没有地狱。你灵魂之死，还比你的肉体快些：不要害怕罢！”

走软索者不信任地抬眼望他：“如果你的话不错，”他接着说，“那么，我并不因为丧失生命，而真牺牲了什么。我差不多只是一匹兽，人们用棍子和少量的食品，使我学会了走软索。”

“不然，”查拉斯图拉说，“你使危险成为你的职业；那并无可轻蔑之处。现在你殉了你的职业：所以我将亲手埋葬你。”

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话，走软索者没有答话；但他移动他的手，像是寻找查拉斯图拉的手，表示感谢。

七

这时候，黄昏已经降临，市场早为黑暗所覆盖。群众渐渐地四散，因为好奇和惊怕也疲倦了。查拉斯图拉坐在死者旁的地上，沉溺在思潮里：他忘却了时间。最后，夜来了，一阵冷风吹过这孤独者。查拉斯图拉立起来，他向自己的心说：

“真的，查拉斯图拉今天渔捕的结果太好了！他不曾捉到人，

倒捉到一个尸体。

人生是多灾难的，而且常常是无意义的：一个丑角可以成为它的致命伤。

我将以生存的意义教给人们：那便是超人，从人类的暗云里射出来的闪电。

但是我隔他们还很辽远，我的心不能诉诸他们的心。他们眼中的我是在病人与尸体之间。

夜是黑暗的，查拉斯图拉之路途也是黑暗的。来罢，僵硬如冰的同伴！我背负你到我将亲自埋葬你的地方去。”

八

查拉斯图拉向自己的心说完这些话，便掬了尸体，开始上路。他还不曾跨到百步，一个人溜到他旁边来，凑着他的耳朵低低地说话。——吓！这说话的人竟是那塔中的丑角！

“啊，查拉斯图拉，离开这个城市罢！”这丑角说：“恨你的人太多了。善良者正直者恨你，称你为他们的仇敌，他们的轻蔑者；正宗信仰的信徒恨你，称你为群众之洪水猛兽。人们笑你还是你的幸运；你说话实在太像一个丑角了。你把自己和这死狗结成伴侣，也是你的幸运；你今天的自辱救了你的性命。无论如何，离开这城市罢，否则我这活人明天又得跳过一个死人了。”

这人讲完了这些话，便消失在夜里；查拉斯图拉继续取黑路前进。

在城门边，掘坟穴的工人遇见了他；他们用火把照照他的面部，认出他是查拉斯图拉，而刻薄地讥讽他。“查拉斯图拉背负着这死狗：了不得，查拉斯图拉又变为掘坟者了！我们的手太干净，不值得去埋葬这匹兽。查拉斯图拉想偷魔鬼的食物吗？去罢，祝你用餐时好福气罢！只要魔鬼不是一个比你高明的偷儿就好了！他也许两个一起都偷了，吃了！”他们并头笑着。

查拉斯图拉不回答什么，向前迈步着。他沿着森林与泥地走了两个小时，听到许多饿狼之呻吟；忽然，他也觉得饥饿起来。他便停在一个四无邻居而内有灯光的屋子前。

“饥像饿强盗似地追着我了。”查拉斯图拉说，“在森林与泥地间，深夜中，饥饿抓住了我。

我的饥饿有些奇怪的恶习。常常餐时刚过，它来了，今日它却整天不曾来：它曾在什么地方逗留着呢？”

查拉斯图拉敲敲那屋子的大门。一个老者拿着一盏灯出来，他问：“谁到我这里来，谁到我恶睡里来了呢？”

“一个活人与一个死者。”查拉斯图拉说，“给我一点饮食罢；我昼间忘却了这件事。智慧说：飧饿者的人，同时也安慰自己的灵魂。”

老者进去，立刻拿了面包与酒出来，给查拉斯图拉。“这是一个对于饿者很不利的地方，”他说，“所以我便住在这里，人与兽都来找我这孤独者。但是，请你的同伴也喝点吃点罢；他比你还疲倦些呢。”查拉斯图拉说：“我的同伴死了；我不容易劝他做这件事。”

“这于我毫无关系；”老者埋怨地说，“谁敲我的门，就得接受我给他的食物。吃罢，祝你们前路平安！”——

接着，查拉斯图拉信任着星光与路又走了两小时之久；他有夜行的习惯，并且喜欢正视睡着的一切。当东方刚发白时，查拉斯图已在一个前无去路的深邃的森林里。于是他把尸体放在一个和他等高的空树里，——因为他想使饿狼无法找到它，——自己便躺在地下的苔上。他立刻熟睡了，肉体虽倦，灵魂却是平静的。

九

查拉斯图拉睡得很久；不但黎明，连早晨也从他脸上溜过了。最后，他睁开眼睛来，向寂静的森林投了惊诧的一瞥，又惊诧地看看自己。接着他迅速地站起来，像一个忽然发现陆地的水手；他叫出一声快乐的呼喊：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。他向自己的心说：

“一线光明在我心里破晓了；我需要同伴，活的同伴，——而不是任我负到无论什么地方的同伴或尸体。

我需要活的同伴，他们跟随我，因为他们愿意跟随自己，——无论我往什么地方。

一线光明在我心里破晓了：查拉斯图拉不应当向群众说话，而应当向同伴说话！查拉斯图拉不应当做羊群之牧人或牧犬！

从羊群里诱夺去许多小羊，我是为这个来到的。群众和羊群会因我而激怒起来：查拉斯图拉愿意被牧者们视为强盗。

我称他们为牧者，但是他们自称为善良正直者。我称他们为牧者，他们自称为正宗信仰的信徒。

请看那些善良者正直者罢！谁是他们最恨的呢？他们最恨破坏他们的价值表的人，破坏者，法律的破坏者：——但是这人正是创造者。

请看各种信仰的信徒罢！谁是他们最恨的呢？他们最恨破坏他们的价值表的人，破坏者，法律的破坏者：——但是这人正是创造者。

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，而不是死尸，也不是羊群或信徒。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共同创造者。他们把新的价值写在新的表上。

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和共同收获者：他认为一切都成熟了，等待着收获。但是他缺乏百把镰刀，所以他愤怒地扯拔着穗实。

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和善于磨锐镰刀的人。他们将被称为破坏者与善恶之轻蔑者。但从事收获而庆祝丰收的，会是他们。

查拉斯图拉所寻找的是共同创造者，查拉斯图拉所寻找的是共同收获者和共同庆祝丰收者：羊群牧者与尸体，于他有何用处！

但是你，我的第一个同伴呀，在和平中安息了罢！我已经小心地把你埋在这空树里；我已经把你密藏着，不致为饿狼所侵害了。

但是，我得离开你，时候已经到了。在两个黎明之间，我得到一个新真理的谕示。

我不应当是牧人或是掘墓者。我决不再向群众说话；同时这